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ISBN 7-200-06020-8

I. 四… II. 四… III. 叢書—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29768 號

責任編輯:楊良志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總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1/16

印張: 四〇〇八·七五印張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三〇〇套

書號: ISBN 7-200-06020-8 / K·655

定價: 人民幣伍萬肆仟圓

ISBN 7-200-06020-8



9 797200 060200

補編第七六冊目次

鄒公存真集十二卷

〔明〕鄒元標撰
清乾隆十二年特恩堂刻本

一

魏子敬遺集八卷

〔明〕魏學洵撰
明崇禎元年刻本

四八三

徐詩二卷

〔清〕徐夜撰
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

五九九

休園詩餘一卷

〔清〕鄭俠如撰
清康熙刻名家詞鈔本

六三一

春酒堂文集不分卷

〔清〕周容撰
清康熙三十三年鈔本

六四一

燕市雜詩一卷

〔明〕于燕芳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六七七

鄒公存真集十二卷

〔明〕鄒元標撰

清乾隆十二年特恩堂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乾隆丁卯年重鐫

吉水鄒忠介
公全集

特恩堂藏板

鄒子存真集自序

予管窺業付斲學集矣茲復有
真集者屏跡田間不知強以文徵
予不自量亦以文應於顯臣名人百
有詒若撫一真字相傳也鄉里村

鄒子存真集 卷之一 序真集

豎術逸事其言雖俚其實可砥
予雖不斐真意殆存市有繪
真者一攻阿堵初刻不飾一衣裳
替上而立神情字子益必以神
情為肖似詒者宜何擇焉台推作

老曰何李不可當已奔州大必可

備殿微砥中襍賈胡令人迷惘予
半為寒破化綠開字宴客白水為
饜亦清士不厭也憶付澗庵先師
治日子志道宜搏精一變乃可入堂

鄒子存真集 卷之一 序真集

文精華所寄子寧著云及後借
又及生家微逐是與生爭伎倆也
半生為師友在禪康山外間此生
涯多玉游少誦讀於古人奇壯配
濃艷惘心駭目愛未流浚萬一

腹中筆嫩然可憐
出論者柔揮
心未忍還捐惟不
与争伎倆
伎倆出也

矚農鄒元標
出于水田

歲密高



郭公全集 卷之一 存真集

自序三

鄒公存真集目錄

卷之一

書

謝張鳳盤內閣老師

謝申瑤泉內閣老師

荅申瑤泉內閣老師

賀朱金庭內閣老師

賀朱老師二

荅朱老師二

東申瑤泉內閣

啟吳曙谷內閣二

荅劉

東劉雲嶠學士

荅楊二山冢宰

荅陳心谷冢宰

東蔡見麓冢宰二

東石東泉司馬

賀蕭岳峰司馬

荅舒繼峰司寇

荅張龍峰總憲

荅李霖寰總督

東汪登原中丞

啟趙定宇宮詹

謝耿叔臺中丞

東陳見義給諫

東徐石樓中丞

荅查虞臯督學

荅李修吾總漕

東衛淇竹中丞

荅郭文巖侍御

荅顧桐柏侍御

荅薛欽宇方伯

荅史緯詹叅知

荅石楚陽叅知

荅王澹生考功

荅王南淮

東吳元所

東余曉山太守

東汪靜峰太守

荅韓晶宇侍御

東韓晶宇侍御

東陳虛舟明府

荅孫六吉明府

荅濮琢如明府

東孫六吉侍御

東范丹樸

荅陳員喬國博

舉文昌書社諸友

荅友人二

荅潘少溪內相二

東駱與涇廷平

東羅匡湖給諫

東李孟閣進士

荅臨江沈二府

鄒公全集 字真集目錄一卷

鄒公存真集卷之一

吉水鄒元標爾瞻父著 男 燧錄次

曾孫龍登元孫雲漢沈

雲孫橋樑重梓

從孫法雲

及門後裔陳家壘 趙爾壘 校編

謝張鳳盤內閣

不肖其吉州鄙儒也丁丑歲幸附門墻之末雖未嘗進奉
玄咳竊窺我師精神凝注有閱世嫉俗之心有轉移世道

存真集

之志私嘗偕諸同志曰他日解嚴酷之網登天下衽席者
必我師也壬午秋宇內喁喁想望天下者何啻大旱雲霓
已而覃恩一詔澤及八埏矜璫一逐威肅廊廟昔人謂奸
雄之逐如距斯脫正人之登如茅斯拔今日見之獨憶師
生平學術養之淵然發之沛然不疾不徐古大儒恐未是
過豈君實學術自誠實中來耶某益欲請事而未之能矣
談者以蒼生不得終徼大惠為恨不肖則謂善謀國者以
一日遺百年之利吾師則不肖所謂一日遺百年之利者
即數月亦未為斲也時未可為則優游以俟事既有成則
奉身而退即人事偶值乃天意厚吾師者亦可涯涘窺哉

不肖其自擯斥五嶺以來日濱九死母倚閭而長盼子瞻

雲而長號至今回首猶為酸鼻今幸得長懽膝下雖 聖

皇浩蕩殊恩精隱調幹我師有大造焉尋授省垣私計此

身已出望外苟報知遇捐糜何辭不謂心欲盡職守之實

言偶冒迂愚之過 聖皇殊恩猶得從冠裳之列微升斗

之養于不肖分願已足但念此身一出無能上裨國是下

荅蒼赤則中心有隱恫焉近時士子類以能言為高殊多

慨慷激烈之氣不肖心竊耻之夫古之言者所以明道為

人也為己為人名實攸分不肖有一于是乎門墻之罪人

也望師終教之自入都門為家慈患咳遂久稽通候茲因

去國謹齋沐貢尺疏奉布衷曲并申候忱臨楮瞻依

謝申瑤泉內閣

從祀真儒舉二百年以來之曠典聳斯道雲霄之上者其
功誠偉也箴之史冊灼爍後代無所容喙矣不肖非泛泛
門墻者比竊頌効愚計左右惟師垂聽焉邇者正人滿朝
如茅斯拔矣然采其名須循其實人自入仕以來歷官必
有可紀之績一無建明而冒華名者此必彌縫以吊高譽
者也若人而用則亦兔絲燕麥者流某願師用人之貴貴
實也先年舟過淮揚葬灌極目築堤治河歲無虛日夙所
拖欠原出流亡前覩住俸督催之疏人皆扼腕夫大司農

惟懼以詘常額為己責不聞歲富于民之義謂何賴師調
護因而中止法行民幾無生理矣一切常賦可緩者願師
寬一分使下民受一分之賜也蜀中采木之役最官家難
辦事公帑出一千民陪數千始克襄事何者入山亂石鑿
叢虎豹晝聿則采取之難出山勦架廂道稍碎盡棄則搬
運之苦出水江濤湍湃萬馬奔騰則漂流之患其戍所亦
親目者備茲三難欲概歸咎諸有司恐未必無無辜者在
蜀民有為一二官稱寬者南中甚以為公論願師之惜材
也國家財賦倚辦東南南民力竭矣邇者水田之議慨
然舉行有志謀國者惟聲載道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特

不得入耳得入補夫柱地之績可坐而奏况區區水田之
末議乎今既已得人矣願師假之事權寬以歲月無惑三
至之疑無計目前之効必有可觀庸愚之人難與慮始可
與樂成從古已然事成而休澤與社稷相為靈長矣願師
為之必要其成也又十餘年來言路壅塞一旦開道未免
古所謂傷人必多者亦其勢也師于此際須以道眼照了
千古堅忍疑定竊觀載籍元夫端士未有不從此永終譽
者即如先年廷議繁興師一疏聲情恬然其明效灼灼可
觀記矣願師留神焉

敬申瑤泉內閣

其學問粗率不善任使伏蒙移官銓曹即當遵命供職緣
某有苦情具前揭中不敢復瀆其開育材者譬之種樹然
魯觀東南之植木者矣方其手植之也惟恐其不成也始
成也忽為霜露之所摧折牛羊之所踐踏閱閱然日夜灌
溉之惟恐其不甦也既甦也則遲之歲月聽其堅且實故
爾是材也卒為鉅材以其植立者固也某捏鉛繫而錄南
宮非師之所手植乎返北關而初官青鎖再叨職方非師
之所灌溉乎然才識蹇淺周通時宜則亦柯葉未實者類
耳師不遲以歲月而遽材之則雖有凌霄之資其不與樗
樛等者幾希敢以愚誠上干天聽伏望老師曲為調護除
第公全集 卷之一 存真集

南吏部某亦不敢輕承外或別部或本部得以優游職事
是師始終而肉骨之也某聞宋之名相有一士獨遲遲用
之眾皆駭其故一日問及則應云吾固知彼材俟公論定
用彼未晚終身無復窒碍矣迄今以為名言老師誦法孔
孟不當與宋相較優劣某竊瞻監子亦無及古人萬分一
輒敢云云者因其語有致是故始終言之而不以為瑣也
伏望師垂仁而曲憐焉

賀朱金庭老師內閣

不肖元某歸農十年無一開顏事忽聞一冊立爰立之息
喜極欲狂至爰立而得我師則猶喜不可言自我師東歸

不肖中夜思我老師之德玉潤金涵我師之學意誠心正我師之才神閒必解至纖悉隱微無一而非胎育元氣保全善類竊疑當為世舟楫霖雨乃十餘年賁于邱園謂天意何今而後知天意駕吾師者良深且厚矣昔新法之興海宇騷皇一旦相司馬即外夷猶聳觀瞻今 聖主相司馬矣蘭陰龍卧不減有莘追鋒 特召何讓三聘北望舉首加額我 聖主度越千古始知十年鄭重手弄文淵閣印不輕畀者蓋有所待也性師為能膺此典亦惟師為能不負此典昔伊尹膺聘而出其存心惟在視民飢溺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明道先生所至題視民如傷四字先正曰

鄒公全集

卷之一 存真集

五

如此自不會錯提人夫相天下者一邑之積也引一民失所為己辜亦何至斯世斯民不得其所乎師勉矣胎育元氣保全善類不使一物失所竊于師生平規之矣謹肅荒狀用陳踴躍惟師慈鑒之

又

近得老師所寄清江兄台札以非常之命為苦不肖聞之曰此我老師實心實意老師高卧逍遙樓中與天者游今出而相天下一日二日萬幾匹夫匹婦勝予老師奈何不苦惟老師苦在一人而知集在天下今老師不以非常之命為榮則將來所以增榮社稷者必有歸矣

賀朱老師

蓋自我師入朝門生雖棲葦澤乎北望斗杓心常左右不敢通尺一呈候者台垣崇邃恐成唐突閒居屈指時屆孟秋金風薦爽正我師懸弧之辰師知命時門生逐隊劉維衛留都拜祝師六十時門生在家園同袁子壽遙祝今師進酌大斗海宇萬國祝師者何限門生即欲進燕詞左右此何異草虫鳴春無當化工萬一門生竊窺師玉潤金相海涵春育生平無疾言厲色不以一念一意傷天地之和不以大賢大智先人閱閱默默惟近裏着己位至而彌謙福轉而彌斂人觀師之油然與偕咸以為師可親矣不

鄒公全集

卷之一

存真集

六

知師胸中耿耿如砥柱不可移易為人暗師中情冷然似以為難犯矣而不知師所遇即化未嘗有成心焉昔吾夫子至七十曰從心所欲不違矩世儒謂從者縱也縱其心無之非是此近世流弊為吾道蠹賊門生竊謂矩方也從心所欲員也員不離方欲不離矩矩無可考大學曰絜矩絜矩又在老老幼幼長長而天下平夫子生平志在老安友信少懷汲汲皇皇未得其位我師有其位矣門生少慕古人相業以為太平不知何自境象素荷師訓近始有味于平之義平澹也澹泊無味至味雋永又常也常無可喜而能經久不變孟氏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舍

親長言平章即堯舜孔孟復生不能今天下人誰不親其親長其長有所以使之駮皇不得安寧則其故可知也

上本自聖神機妙轉圜有緣有因難以言語爭難以歲月必望吾師無求治于大急無以新法為驟可更無以世道

必不可為無以人心必不可化惟凝此一良真精神以似遇合勿汲汲求遇精神一真九天九地何之不入天地

祖宗且陰相之此一息萬古一刻萬年所以祝頌師者結為無期不似世間松鶴崗陵之祝已也望我師鑒之

荅朱老師

兩荷師台札下存以先兄之變兼信使難逢即有信使又

劉公全集

卷之一 存真集

七

必一無求于相師門者適可通也坐是不能兼得遂不得

申謝非敢一息忘大德隆恩惟有心企去歲竊窺諸注厝種種匠心及冬間一旦豁然如重雲之親朗日私忖曰此

必吾師作用未敢逢人問即問亦皆不知至今年夏晤黃秀水觀察始知出自吾師與黃公叨在同門把酒呼天而

慶者再世之號曰師曰弟子云者無復為千秋計門生無別念 二祖列宗時敝郡先輩多有內閣舉動稍有聞知

惟頌師暮年一出光昭令德扶漢九鼎門生叨世世之榮無涯極世常頌相者曰伊傳周召不肖以為我師一心一

德上追伊傳周召當因時拯救機括不能一律常思近世

植皆為顯人亦間有可觀至處謫言事起家者亦皆有致

常思其用心處未嘗不為之歛衽後迺各以其意之所愛不量人之稱與否故兩無成也中間有其人未必不與華

亭角華亭卒善下之柔其人為用不肖常謂華亭得餘姚之用者若後人未嘗與之角稍有時名即不頂禮輒千思

百計逐而錮之矣愚嘗讀師冕章曰此真相天下者法度冕欲升與之階欲坐與之席欲知其人告之某在斯何等

宛曲詐摯夫以瞽者如此其非瞽者因物付物愛可知矣今天下人擾擾而往攘攘而來總之各有所欲欲名者欲

建豎者若一一如夫子相師一段大慈令之各得其術更復何說既以分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則何天地之

不我監神鬼之不我佑乎秦誓曰休休有容子孫尚亦有利哉說者謂國家之子孫不肖則謂有容一段國家子孫

與大臣子孫並提而論頃見師將二十年間故紙中陳人真心拈起與呂文正夾袋子補牘之風何殊即此一心天

地祖宗何以報我師但念當時操此一術起此一念禁錮不解以為秘傳異術人莫能窺其倪者是果何心至今老

者病者化為異物者天地秀氣鬱而未展言之酸鼻史冊舍蓋師及諸人可也再無以門生為念門生老矣病矣入

耕溪山四體沾濕二毛蕭搔策鼓難前昔猶欲得一官借
名色之青州為司寇師身後後人地今知不得皆一切抹
撥不知師功成還山得曳杖入會稽拜瞻師綠野之堂否
且窮骨酸態熬煎已定譬之老婦百般醜態能成生育之
功乎師用天下諸人即所以用門生也或者以李文靖不
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為言師幸折之曰今皆二三十年
來人物非新進喜事者比二十年朝無浮薄新進喜事之
跡其境象亦是如此惟師初念無替諸遺佚幸甚社稷幸
甚門生戀戀君師一念沒齒不敢忘敬直心布愚衷不文
不恪惟師曲貸

鄧公全集

卷之一 存真集

乙

又

師于今廢弛處宜當振飭但當以廣大慈仁為主仁可過
也義不可過倘有奏請窮民利病或賑濟或拖欠豁除者
或當減三徵七者師大開曠蕩之恩一注筆海宇生春頌
兩 詔雖未盡行師恩普矣今年加徽號必免行刑再免
得數年更彰師好生之德

一海內清軍事極害里甲軍以不清為清 朝廷不受一
臂之力四海受剝削之苦倘有清軍票旨宜寬

一雲南貴州軍官來選者兵部不勝刁勒磨折官之可憐
師倘有票旨時幸一語明正其弊以兩院文書為主到即

入選無聽司吏查先世軍功選方小官更生

一常思宋時以恩禮待士大夫故終得士大夫之報我朝
士夫若至謫戍極矣寧可死死不過一刻之苦士夫在戍
所苦楚一日難當不肖思凡自萬歷壬午以後士夫謫戍
者悉宜寬宥頃 恩詔不一提起想人心未一師留此一
念在胸中自有用日

一謚有得而濫者有當得不得者不肖所親記如朱鑑塘
先生其清介端確無愧屋漏之人品生平慕濂洛之學不
失尺寸今不得謚更謚何人望師知之

門生常誦江門語時時心氣要調亭心氣功夫一體成莫
道求心不求氣須教心氣兩和平門生覺此等功夫儘可
行持常窺老師日間深心養冲和之氣故心和氣和氣和
形和今天地之和自應之自今一切千撼萬撞老僧不見
不聞者自定一日千古一事萬年政在此日門生拭目為
老師望之別無它語來致書者門生受業門人幸同出老
師門牆其人方正博大均沾化雨三生有緣不盡衷腸惟
師體亮至于腐儒甘心溝瀆無繁凋刻則前放詳之矣

求申瑤泉內閣老師

曩者曾托李山人布二十餘年弟子情于師而師遇為財
答使弟子不得一申鄙情殊深怏怏恭惟我師萬福欣慰

欣慰敝邦縉紳聚首談吉州閣臣十餘人後商隆陸而正卿數十餘人後不得與之並莫測其故僉歸咎于堪輿不肖曰此非難知閣臣百善有外人不知者有一筆而海宇回春者此惟天地鬼神知之故昌其後以報之若正卿窮年累月其功不足閣臣十之一我師入相十四年江陵在事我師小心翼翼不露聲色祭未以後獨秉國政當大倉未入園前遺逸滿朝振綱飭紀容容與與其風可想今不可復得矣惟是大倉一至師以渠海宇人心屬望不無推遜大倉自負高華眇天下無人又一二諂言事故與政地忤政府不一意採之而諸士各負意魚角政府不察其人

一筆真集

一

氣類有合不合不無玉石俱焚初意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宋臣名言不知遂漸漸多事矣卒知師未歸前逐客不過數人倘師在朝寧今日至此師必無之心必無之事也後遂漸漸銓曹并司而逐者回臺省併署而逐者不一亡論他處即蘇常金焦間遺佚滿野今咎其成聚者誰之使乎此相臣責也壬辰不肖推少京兆票旨云鄒某狂肆輕譟故屢推不用竟用楊端潔不肖捧之云吾師乎吾師乎師不肖矣借錮不肖以為錮言臣榜樣其書云此上親筆不肖思云古之狂也肆重為輕根靜為譟種君上未必知我若是之深斯知我矣例當報滿新建猶數致書

促不肖入都門甚慙又指天誓不肖時在白下急束園書告老母曰歸休乎予無所事一官矣老母遂偕不肖歸隱六年幸以天年終使得申母子情者某賜也二十餘年門生無百里之遊常懼負其四字之訓即文潔往惟在家置位哭之門生常私欲走師函文布生平感德念知顧我患難之情九頓以謝師有再入朝息故不敢言今師想倦遊矣敢直述如此即親友門生子弟不知其故世人不知訛以傳訛師聞仕籍履歷鄒生服官八九任省中諸疏俱報可誰之為政乎師歸後朝無不肖跡矣世妄以為師難我師平生慈愷機如轉圜不處置人窮極之地弟子非無知之甚不敢作是念嗟乎世以為人非官不足榮人不知仕路如人飲水各克其量記得沈純父粵歸時遇文江與不肖言不肖云得一僉事便了我生平不肖即官一選即一京堂足矣使當時如秉銓如開府自以為是所不周物情世故而使人含冤者不知其幾喜居林下千磨百練歷歷能悉物情諧人理萬一一意鞭辟着已休心一路庶幾古人自責自省自誠自道之又它日稱師門腐儒弟子乃所以報師不盡在遇之屈伸為也屈者伸乎伸者屈乎患不自立耳又常念師在朝諸受師恩及登八座者滿朝師歸家皆反面謂與師左至形之志狀吾誰欺欺天乎師之

鄭公全集

卷之一 存真集

三

獨處嘆詫者知必衆多之人也君不可以為臣士不可以為友今海宇人孰真孰假孰男子而妾婦于師一無所求者誰師必洞之悉矣若人以自致功名歸之已而師以提人獎人之功付之爐冶如是而已望師都置度外願奉天和之報施師者未艾也

啟吳曙谷內閣

奏記未幾即聞 大拜之息喜不自勝談者為里中氣運色喜不肖則謂此 社稷蒼生之福也惟翁以海涵川育之量如金如玉之養醇心醇行潛修默証者不知其幾故簡在 元宰默啟 帝心行見宇宙回春日月軒旋四海

卷之二 存真集

十三

享太平之福不言可知年來海宇鄙薄西江人極矣至謂九五之數亦多非翁先九五之運應五百之期而起西江人寧有吐氣乎願翁早出慰 聖明不席之求不肖腐儒一犁山中無能拜舞德門空向沙堤遙瞻紫氣如雲如屯曰此我新相公赴名日也書不既心統望台涵

又

得君心未必得外人心得外人心未必得君心此處煞難言惟稍公一段真誠自有天作之合者中外咸孚此有天意難強必也

萬歷初凡士縉謫戍江陵及為江陵戍者倘有 恩詔均

乞赦宥此國家世及之仁士夫家至成苦極矣

里中官運自運官解及省上勦倉皆極為民便望力持之家師朱鑑塘先生古之人在王洪陽之上洪湯有謠家師獨缺亦世道所闕蒙翁業許次牘必載幸無忘

答劉

遭大事如理亂繩急之則絕今忙不得自有開霽日也僕生平不于一事一人轉法輪撥動闕掖子便有天地變化氣象

東劉雲嶠學士

世眼羨入仕者以為登仙道眼見從仕者以為泛海此皆

卷之二 存真集

十四

乎意之也吾無意于用世未見其榮無意于必用未見其苦此皆有天意存焉天之生我者豈偶然哉其行其藏其泰其否順天之命了夙因而已如是則世觀驚濤拍天長年三老破浪而去長歌而返若入無人之境其心定故也翁兄年深靜養頽以無意而答天下天下入人在太虛中游衍無一毫意必其間都下猶之乎江門也萬一時不如吾意西山一榻自在不佞弟先為翁拂塵以俟

答楊二山冢宰

私憂過計者曰國猶家也家之人慈孝貞順雖雖睦睦家道用熾今國何異是也不肖應云不觀夫名家鉅族乎一

事之興也。龐眉者者之老以為必不可行而少年英銳之夫以為必可行何者老成之士其涉世日長遂心之徒其歷世皆淺雖見有不同識者謂其家之有人使前無所啓而後無所承君子悲其祚之衰而祐之薄也如先年之舉言官交爭于下大臣主持于上得無類是歟以是知祖宗恩澤流衍未艾似未足為治世病也

答陳心谷冢卿

聞報殊深暢愉者決旬雖然貴鄉二冢翁皆以爭去則商量調停之說又似當有辨始而商量繼而附會始而調停繼而依隨其流弊不至于此不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氏家法頌翁堅持一心為昭代典刑斯道幸甚不肖又有懇者不肯受知于翁人人知之翁之欲手援不肖不肖諒之但擠之者惟恐入淵不深則雖有萬尋之鯁力亦難濟頌翁勿復置不肖于念俾不肖安心林棲食蔬茹水吾甘也蓋機括不轉即屢推亦屬虛文翁壽之孰矣

東蔡見麓冢宰

南都曾致書翁頌翁為真冢宰乃翁即真冢宰又名冢宰雖左抑右扼翁之用舍不能扼翁之正氣行見大史氏小書大書特書為豫章光寵素辱愛如不才私藉光榮何如不孝聞翁歸頌翁完名賀錄先慈妾妾旬日內長逝

朽心折今痛方定始得走監于布哀悃于翁晚年別無所祝惟頌翁一切休心許證聖境他世間語不復為翁道也先慈幸襄事地離家百里而遙結數椽菰蘆中可半日到儘足忘世知翁相念敢附聞

又

身在山澗心時時泳游綠野堂上也天民先覺不得摳趨一侍左右倍有企悚翁近操持撒手元崖乎亦時時必有密課乎即有密課不害為撒手元崖也趙清獻句時人欲識高齊老只是柯村趙四郎俯仰千古其則不遠望翁教之不肖年過半百一事無成空負翁隻眼相看半夜思之賜至九迴

東石東泉司馬

惟翁晉居樞筦宗社攸賴但當人心渙散邊境多事物力廢詘議論煩囂之際竊為翁苦之今之議戰者世皆以為確論然不肖亦不敢望邊境勢必能戰但頌翁主持于中凡所陳說亦以必戰為主其相機議和封疆吏俾自為計而翁勿問聽其自便蓋在內萬分主戰勢必得和若一分和其勢不至潰敗不已翁平生收功定價全在此時大司馬上疏有一和字翁大事去矣此不肖亟亟欲聞于下執事者如此南倭有聞瘡癥之疾不足為慮惟在察舊所薦